

残雪文集

第四卷

突围表演

湖南文艺出版社

残雪文集
突围表演

ISBN 7-5404-1851-6



9 787540 418519 >

ISBN 7 - 5404 - 1851 - 6
I·1475(全四册) 定价:82.00元

I247.7
C084
4

残雪文集

第四卷

突围表演



09902400

湖南文艺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第四卷目录

突围表演	(3)
附录(1) 残雪作品集目录	(321)
附录(2) 残雪主要作品目录	(322)
附录(3) 关于残雪小说的主要评论目录	(326)
附录(4) 关于残雪小说的部分评论	(329)
读《天堂里的对话》	王 蒙(329)
现代味与日常化的融合——读残雪的《索债者》	雷 达(335)
一个臆想世界的诞生——评残雪的小说	吴 亮(339)
对残雪的诗意解读	萧 元(358)
两间余一卒——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残雪	萧 元(368)
吃苹果的特权	[日]近藤直子(381)
《苍老的浮云》英文版中篇集前言	[美]夏洛特·英尼斯(393)
残雪的疯狂冲击	[美]罗兰·詹森(399)
模棱两可的主观性——读残雪小说
.....	[丹麦]魏安娜(407)
创作中的虚实——残雪与日野启三的对话	(420)
跋 自我在何方?	沙 水(433)

目 录

故事前面的介绍

- 一 关于 X 女士的年龄及 Q 男士的外貌
- 二 关于 X 女士所从事的职业
- 三 X 女士与寡妇两人对于“性”这件事的不同意见
- 四 Q 男士其人其家庭
- 五 一次改造的失败
- 六 X 女士泛泛而谈对于男人的感受

故事

- 一 关于故事开端的几种意见
 - 头戴黑色小绒帽的孤寡老妪的口述
 - 跛足女郎的口述
 - X 丈夫好友(看过户口簿的那位)的口述
 - 煤厂小伙的口述
 - 笔者的口述
- 二 一些暗示性的要点
 - 要点一: X 与 Q 的奸情是在什么情形下得以实现的?
 - 要点二: X 女士在奸情发生后的几大变化
- 三 追随者的自白
- 四 Q 男士的性格

- 五 X女士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
- 六 谁先发起攻势
- 七 怎样交待一切下落的问题
- 八 寡妇的历史功绩与地位之合理性
- 九 Q男士与X女士丈夫的暧昧地位
- 十 我们怎样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选举X女士作我们的代表
- 十一 X女士脚步轻快,在五香街的宽阔大道上走向明天

故事前面的介绍



一 关于 X 女士的年龄及 Q 男士的外貌

关于 X 女士的年龄,在我们这条五香街上,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至少有 28 种意见,因为最高者说她 50 岁左右(暂且定为 50 岁),最低者则说她 22 岁。说她 50 岁左右的是一位孀居多年,受人宠爱的寡妇,年约 45 岁,身材丰满,脸蛋妩媚。据说她经常亲眼目睹 X 女士在屋里化妆,“搽了寸把厚的粉”,其结果是“将脖子上的皱纹全部掩盖”,而那条脖子是“几乎没有什么肉了”。关于她侦察之详细地点,她愤怒地“拒绝透露”。笔者想在此插一句,略微介绍一下这位可爱的寡妇。她绝对是一个有身份、有气派的、出类拔萃的女人,在这个故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终身受其影响,一贯对她另眼相看。说 X 女士 22 岁的,是一位本身 22 岁的年轻小伙子。小伙子自述在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在一口井边和 X 女士“邂逅”,X 女士“意想不到地嫣然一笑”,“满脸皆是白色的牙齿”,而从其笑声的“放浪清脆”,其牙齿的“结实可靠”,其姿容的“性感程度”等因素来判断,X 女士绝不会超过 22 岁。小伙子是煤厂的工人,这些话是他下班后洗掉满身的煤屑,蹲在街上的公共厕所里对其邻居述说的。当时那位邻居就“咦”了一声,以示怀疑。细究起来,煤厂小伙子之所以偏偏说了个 22 岁,而不说 21 岁或 23 岁;明明是街坊,又故弄玄虚搞什么“邂逅”,必有其不可告人的私心。所以他的话必须大打折扣,更何况还有“雾蒙蒙”啦、“性感”啦这类一目了然的东西在作怪。还有其他 26 种说法,各有根据和道理,反正是众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一位

可敬的中年男子,他是 X 女士丈夫的好友。这位男子十分仗义和耿直,逢人谈话涉及其好友之妻,便一把扯住他的袖子,郑重地宣布 X 女士的真实年龄为 35 岁,因为他“亲眼看过她的户口簿”(X 家在五香街是外来户)。他说话时脸色铁青,声音发抖。对于他这种强加于人的侠义心肠,别人并不理解,反而怀恨于他,认为他“多管闲事”,“伪君子”,说不定“早就尝到了甜头”。这种种的污蔑,竟然使得这位男子“日渐消瘦”,早晨起来“口中有胃气”。说这话的是那位寡妇的好友、48 岁的风韵犹存的女性。有一天傍晚,这个很久以来不得解开的疑团似乎忽然得到了答案,但立刻又被否决了。因为答案有两个,而众人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相持不下,而终于没有定论。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的傍晚,吃过饭,家家都坐在街边乘凉。不一会儿,众人看见一大一小“两团白光一闪”,如流星一般,流至眼前,才恍然看出 X 女士身着“通体发光”的白绸裙,而小男孩的白套装则“看不出是何等质地”。等到清醒过来,众人大哗。以煤厂小伙为首的一帮中青年男性立即统一了意见,肯定 X 女士的年龄在 28 岁左右,并从她身材的“苗条袅娜”,腿臂皮肤的“细嫩光滑”等因素来判断,甚至“还要年轻”。而以受人宠爱的寡妇为首的一伙中青年女性,则肯定 X 女士的年龄“过了 45”,根据是她们就近、仔细观察了她的脖子,发现那脖子原来是经过伪装的,而从几处真相败露之处,显出了“米粒大的汗毛孔”,和“一叠一叠多余的皮”。继而中青年女子们大骂中青年男子们“丧失了廉耻”,竟然将眼光“钻到人家裙子底下去了”。中青年男子们被骂得茅塞顿开,乐滋滋地向女子们探听她们“就近观察”到的详细内幕。这一场骚动延续了约两小时。唯有 X 女士丈夫好友单独自成一派,与众人发生扭打,被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击倒在地,“失声痛哭”。

骚动结束时，寡妇跳上一个石桌，挺着饱满而富有性感的胸部，高呼要“维护传统的审美情趣”。

久而久之，X女士的年龄便成了我们这条街上一个最大的疑案。而一离开群体意识，大家又各执己见，将见解分裂为28种以上，并谁也懒得追究谁了。就连X女士的丈夫，一位38岁的美男子，也莫名其妙地按照煤厂小伙子的眼光，将妻子的年龄看作22岁，而不是其好友强调的，以及户口簿上登记的35岁了。这位丈夫的惰性很重，喜欢遵从自己的一种特殊习惯，而且对妻子又总是情意绵绵的。据说从一开始他就“看不出她有什么缺点”。所以最最不可信的是这位丈夫的见解，因为他“可说是根本不用眼睛看事实，只是一味地胡思瞎想，满脑子乐观主义”。（寡妇语，本文后面记叙的事实更加证明了寡妇预见之英明。）

X女士年龄的疑案始终没有解决，岂但没有解决，到后来还越搞疑团越大了。在闻及她与某机关职员Q男士有了一种鬼鬼祟祟的暧昧关系之后的第二天，受人宠爱的寡妇曾经用一种方法潜入她的内室，偷看了她的户口簿，发现在年龄一栏上进行了巧妙的涂改，根据涂改后留下的痕迹来判断，证实了寡妇的估计非但没有错，简直是“不差分毫”。但在同时，X丈夫的另一位男友，一位连腮胡须的青年男子又跳出来证明：X女士的年龄并不是35，而是32，因为他与X女士乃同年所生，从小青梅竹马，两家父母甚至有要结为亲家意图之嫌，X本人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态度也总带着几分娇羞，只因他自己尚不懂男女间事，才未抓紧机会，将两人关系进一步发展。现在要说X一下比他多活了三年，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另外还有几个故意把水搅浑的家伙也在X的年龄上大做文章，到处游说，说法在已有的28种

之外：一说 37.5 岁，一说 46.5 岁，一说 29.5 岁，一说 26.5 岁，似乎经他们弄出个 0.5 岁的差距来，事情就变得万分深刻，充满哲理了。

既然 X 女士的年龄至今没有定论，我们就暂且按户口簿上记载的和 X 丈夫第一位好友调查的那样，将其假定为 35 岁吧。将年龄假定为 35 岁有好多方便，这一来，我们不会把 X 看作一个少女（她的儿子已经 6 岁），也不会把 X 看作一个老妇（即算寡妇等人估计她已年近 50，也并没有断言她已经是一个老妇，这里面还是有种微妙的区别。寡妇是懂得分寸的严谨的人）。至于她的丈夫坚持要将她看成 22 岁，那是他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只能等待他自身的“觉醒”（寡妇语）。煤厂小伙和故意把水搅浑的家伙们之流的胡言乱语就更不必考虑了，因为他们无非是些各取所需，时刻伺机捞一把的角色，不用寄希望于他们说话会有丝毫诚意上。

通过对于年龄的种种议论，我们现在得出了这么一个不协调的模糊印象：X 女士是一个中年妇女，牙齿白，身材瘦，脖子苗条或有皱多皮，皮肤光滑或粗糙，声音清脆或放浪，外表性感或毫无半点性感。这个模糊的印象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在刹那间“露出庐山真面貌”，继而又一切如旧，还原为高深莫测、模糊斑驳的一团，这些都是后话。

关于她丈夫对她的印象，我们不以为然，因为他的看法是最成问题的。虽则他本人是一个魁梧的男子汉，待人处世颇有风度，但只要谈及妻子，他立刻就变得女人心肠，唯唯诺诺了。甚至在和你谈话的当儿，忽然抽风似的一怔，忘了话头，出乎意料地提议和你玩一盘小孩“跳房子”的游戏，并马上找来粉笔就地画起格子来。如果你不和他跳，他就把你忘了，一个人跳得起

劲。

在所有这些印象中，唯有 X 女士的奸夫（大家这么称呼那人）Q 男士的印象是骇人听闻的。受人宠爱的寡妇曾因公拆阅过他给 X 女士的信件。据信上披露：Q 男士在第一次见到 X 的时候，竟看见 X 的整个脸上仅存一只巨大的，不停颤动的桔黄色眼球，当时他就头一昏，什么也看不见了。直到那件丑闻结束，他从来没有看清 X 女士的本来面貌。他没有看清是因为他无法看清，只要 X 女士出现在他面前，他就永远只能看见一只桔黄色眼球，而那眼球一颤动，他就感动得热泪盈眶，泪眼模糊，当然更看不清眼前之物了。他信上这些话也许纯属故弄玄虚，曲意迎合 X 女士那种阴暗、奇特的心理，也许竟是某种密码、黑话之类。奇怪的是 X 女士也有一套与之相呼应的自供，并且是在 Q 男士认识她之前。（此系 X 女士的同行女士提供，因这 X 女士向来爱乱表白，嘴巴没遮没拦，哪怕对性情迥异的同行女士也如此。如有可能，她甚至会“向全世界表白一番”。）当时，她坐在她那间阴暗的房间里，得意扬扬地对同行女士自吹自擂：“我的眼珠之所以这般特殊，是和我对它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注分不开的。不瞒你说，我时刻都用镜子观察它们，哪怕是上街，我也随身带着小圆镜，不时拿出来照一下。有时候，我真想看到我睡着之后它们的模样，可惜不能。我就想，它们要干什么呢？这个晶状体的后面，是什么在紧张地工作呢？我还干着研究它们排泄物的工作呢。我有一架显微镜，就是专为观察这个买的，这种事，我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的小宝（她唯一的儿子），我也替他收集了一些镜子，到他大些的时候，我就要诱导他对自己的眼珠发生兴趣。大家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却谁也不去想起这个窗户，他们把这个窗户忘记了，

让它上面落满了灰尘,变得认不出了。”她说话时不停地眨眼、耸眉毛,以加强语气。虽然她反复强调,她的同行女士却并没有发现她的特异功能,整条五香街上也没人发现,包括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固然极其钟爱他的妻子,不幸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异。这么说来,领略了 X 女士这种特异功能的,就只有 Q 男士一人了? 这或许也并不尽然,因为除了五香街,这世界还大着呢。何况根据煤厂小伙的亲身体验, X 不是还有某种说不出口的“性感”吗? 谁又能保证五香街以外的男子在为其性感吸引的同时不发现她的这种特异功能呢? 岁月如此漫长,难道仅仅因为她丈夫没有看出来就否定这种可能性吗? 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因为 Q 男士感到了 X 女士的特异功能,就说他对她的了解是全面而又深刻的了,毋宁说,他对她的了解是极其浅薄、片面的。Q 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喜欢询问对方的来龙去脉,也从不向人打听某人,而只爱独自一人自言自语,自作多情。所以 Q 男士和 X 女士,虽然偶然相识,后来又交往了半年,他竟然也从未搞清她的真实年龄。在这个问题上, Q 男士没有像 X 女士的丈夫那样将她假定为 22 岁,而是也许比较接近事实,假定为 28 岁或 29 岁,这里面当然也有某种私心欲念,我们暂不深究。

讲到 Q 男士对于 X 女士认识之浅薄,两人关系之滑稽可笑,我们还可以举出一段对话来说明。这段对话也是 X 的同行女士提供的:

X: 我用不着有意去找你,你必将到来。(X 轻浮地做出朦胧的神态。)

Q: 人头涌动,我一直就朝你的眼睛走过来了。我昏头昏脑,什么也没看见,包括你。(Q 的样子像个呆子、乡巴佬。)

X: 每个星期三,我们会在某个十字路口相遇,躲也躲不开。

Q:我也许会变成一只长尾鸡;那时便只能栖息在很高的树枝上。

同行女士提供了这段对话之后,又进一步加以说明:每次两人见面谈话的口气,就仿佛是上一次谈话的继续,并且纯粹是些毫无意义的疯话,并且总是同一个话题。而且这两人一见面,从来不称呼对方,就仿佛不是重新见到,而是一直就在一起谈论,就仿佛除了疯话,其他的一切(例如称呼、自我介绍、对周围事物的议论)全是多余的、不协调的。讲到这里,同行女士用一只手掩住半边嘴细声地说:“这是否就是那种‘隐形人’呢?”随即汗毛竖起,不敢再往下说了。

关于 Q 男士的外貌,虽然没有关于 X 女士的年龄那么多的见解,在我们五香街上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的人并不喜欢议论男人的外表,因为他们都信奉一句古老的俗话:男子无丑相。那么 Q 男士外表到底如何呢?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星的形容词和一些无意的谈话语气来判断了。第一个对 Q 男士的外貌产生印象的是寡妇那位 48 岁的女友。她的印象是 Q 男士长得“毫无特点”(说到这里她不屑地撇了撇嘴,还吐了一口痰),她“怎么也记不住他的样子”,“好像是个傻大个”,“反正再平常不过了”。她议论了这几句之后,觉得有失尊严,立刻话锋一转,谈起气功的神奇作用来,一边谈一边大甩脑袋,好像在赶跑某种“杂念”的骚扰。从表面看来,五香街的女人们对 Q 男士的外貌是不会有什麼兴趣的,更谈不上仔细的观察了,若直接问她们,便只有三个字:长得丑。那么我们五香街的女人是从未正眼看过 Q 男士一眼的了?其实不尽然。因为搜集起来,几乎所有关于 Q 男士外貌的零星形容词和某种捉摸不定的语气几乎全是女性提供的。她们在说话时闪烁其

词,轻描淡写,是不是正好说明她们对此类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和非凡的敏感呢?她们往往假装心不在焉地提起一个话头,然后绕一个巨大的圈子,再重新回到这个话头上来试探对方,诱导对方说出自己心里早就要说的东西,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我们五香街的女人全都擅长于此种谈话的艺术。比如寡妇的女友,在大谈了一通气功之后,话题又涉及到人种学上面去了,并引用了一句民歌的歌词:“江南的女子江北的汉。”直到对方心领神会,马上接了她的话头由江北的汉子扯到大个子男人的种种优点,最后,双方围绕Q男士的外貌这个问题含蓄地暗示来,暗示去,直讲到太阳落山,天昏地黑,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分手时乐陶陶地说道:“今天真是痛快淋漓的一天!”第二个对Q产生印象的是一个长年卧床不起的跛足女性。此女子28岁,奇瘦,下陷的双眼乌黑幽深,从早到晚不停地射出一种光,那种光随时可以使年轻男人“倒退三丈”(寡妇语)。此女子在Q进入五香街的第一天看见他一次。当时她正撩开床边的窗帘(她的床自然是靠窗安放),而Q迎面走来,两人打了个照面。女子使出浑身的解数,直勾勾地瞪住Q足有二十五秒钟(她本人估计)。那Q男士先是一愣,用一只手掌挡住她发射过来的那道光,但接下去并未“倒退三丈”,而是勉强向着女子一笑,随即走过去了。女子“砰”地一下打开窗,放开喉咙对着Q男士的背影凄厉地大喊:“一条狼狗!一条狼狗!请注意打雷了!”后来,跛足女子不无感慨地说,Q男士并不是长得像一条狼狗的那个家伙,Q男士只不过是长得像一条鲶鱼罢了,他的嘴角有两条须,他刮胡子时将它们一起剃掉了,只要注意观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长得像一条狼狗的家伙是多年前夺去她处女贞操的恶棍,而Q仅仅只是某个部位长得有点像他。正因为长得有点像他,所以她